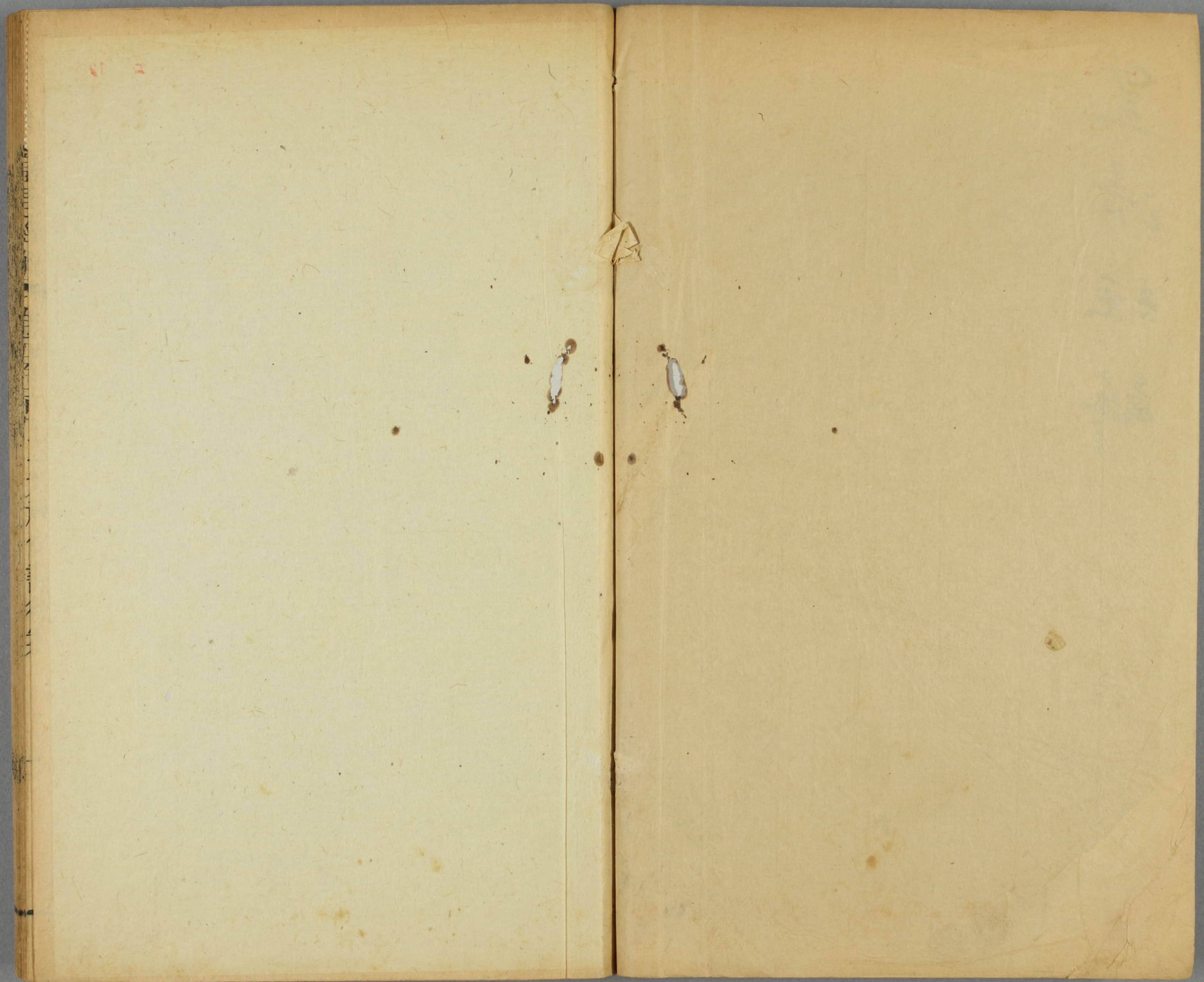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門 12
疏
卷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九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

著

學海堂

所錢支
有响那

周書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釋文曰譁戶瓜反

鄭曰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十五卷

傳曰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勅之使無

喧譁欲其靜聽誓命疏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

州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諸侯故

得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是州別一方

伯卽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

皇清經解

卷四百二十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一

仁
478
109

學海堂

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七百里者
監此七百里內諸侯非以七百里并封伯禽也

案曰鄭云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者此軍旅之誓自當
爲軍之士眾而下文戒獲奔傷牛馬及不復風馬牛逋逃臣
妾皆指居民非軍人故又兼及費地之民也傳乃云伯禽爲
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此臆造也信如所言當監一
州何止監七百里內諸侯乎亦太少矣據周禮凡服其中六
服爲九州爲方七千里則每州當有方二千三百里有奇然
此則僞孔所不信不足與語此也卽如王制所云州方千里
較之方七百里倍之有奇何伯禽之爲方伯所統止半州且
少弱乎蓋僞孔實有意欲與鄭立異耳明堂位云封周公于

曲阜地方七百里鄭于周禮大司徒注說其義云公無附庸
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詩曰錫
之山川土地附庸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
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明得兼此四等
矣僞孔因此遂言七百里內卽魯爲方伯所統非附庸又不
敢言魯地大小幾何但爲游光掠影之詞陰爲鄭作難疏曲
附之皆非也

祖茲淮夷徐戎並興

王曰皆紂時錯居九州

尙書疏

傳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

爲寇

案曰王云皆紂時錯居九州者鄭成王政序及多方注以奄

與淮夷爲一而大傳及書序皆言武王初崩奄與祿父淮夷
 朋比構難孟子以兼驅皆爲周公之功凡此錯居九州者必
 不起自周初故王肅推其故以爲自紂時然也傳以淮夷爲
 淮浦之夷者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詩序曰宣王命召
 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
 之所嚮十三年左傳曰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
 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
 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
 夷在揚州之域者也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江
 南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卽詩所謂淮浦大約今淮揚二府
 近海之地皆古淮夷而此經淮夷則在淮北者也魯頌泮水

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閟宮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是魯世
 以征服淮夷爲事也傳又以徐戎爲徐州之戎者禹貢徐州
 之境北至岱南及淮閟宮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知此經徐
 戎是戎之在徐州者也

善敔乃甲冑敔乃干無敢不弔釋文曰敔了誰反敔居表反弔音酌○案且今吳俗謂衣裳綻

裂縫紉之尙有敔音

鄭曰敔謂穿徹之敔猶繫也弔至猶善也尙書疏○王天與尙書纂傳四十五

卷王曰敔楯當有紛繫持之尙書疏○王天與尙書纂傳四十五傳曰善簡

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疏曰世
 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
 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

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鎧皆從金蓋用鐵爲之因以作名也敔
謂甲繩斷絕當敔理穿治之于是楯敔乃于必施功于楯但
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楯故以爲施楯紛紛如綬而小繫
于楯持之且以爲飾弔訓至至善也

案曰鄭云敔謂穿徹之者甲冑皆以革爲之攷工記函人云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
之數是甲必聯合數革以爲之也又韋人云營其線欲其臧
也杜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縷是甲冑之革皆必以線縷縫綴
鄭云穿徹即縫綴也傳以敔爲簡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敔
擇也从攴棠聲周書曰敔乃甲冑洛蕭切玉篇卷中第二百
七十支部亦云敔力么切簡也擇也雖與傳合不如鄭義確

也鄭又云敔猶繫也者說文支部云敔繫連也从攴喬聲周
書曰敔乃于讀若矯居天切是也王孔云云似與鄭同是也
又云弔至猶善也者說文辵部云通至也釋詁云弔至也釋
詁字省耳云猶善者猶下文無敢不善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釋文曰鍛丁亂反礪力世反○案曰鋒依說文當作鋒今俗省古無此字

傳曰備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無不功善

案曰傳云磨礪鋒刃者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鋒兵耑也卷
四下刀部云刃刀堅也左傳磨厲以須吾刃將斬矣是鋒刃
宜磨礪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釋文曰牯工毒反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九 王光祿尚書後案

鄭曰牯爲桎梏之桎施牯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尙書傳

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疏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視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元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此言大舍牯牛馬是出之牢閑牧于野澤也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爲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牯牯之傷謂牛馬也

案曰鄭云牯謂桎梏之桎云云者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桎足械也桎手械也易蒙初六用說桎梏鄭彼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見大司寇疏今此經作牯說文卷二上牛部云牯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牯牛馬古屋切若依

說文此解牯是牛馬牢彼牛部又云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而也魯刀切傳用說文義以牯爲牢疏引充人以爲牢閑愚謂軍行之牛馬更番放牧以休其力安得從牢而出故鄭不从說文義而破牯爲桎謂是桎梏之桎也大畜六四童牛之牯鄭彼注云與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桎又鄭志洽剛問大畜六四注云云蒙初六注云云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牛既如此馬亦可知故云施桎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失與佚通也傳以淫爲大釋詁文周頌有客云既有淫威毛傳同淫舍訓大放謂放牧釋詁鄙注舍放置是也古尙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爲尤要軍

行牛以輓輻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佚故梏之也分韻說文引無淫舍字誤脫去也

杜乃獲斂乃弇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釋文曰杜本又作戲獲華化反

徐戶覆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弇在性反

案曰張參五經文字獲寒步鳥部二反

鄭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弇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柞鄂也尚書疏王曰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弇穿

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尚書疏傳曰獲

捕獸機檻當杜塞之弇穿地陷獸當以土室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疏曰周禮冥氏掌爲阱獲以攻猛獸檻以捕虎豹弇以捕小獸獲亦設于弇中但弇不設機爲異耳今律施機槍作坑弇杖一百

傷人畜產者償所減價

案曰鄭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弇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柞鄂也者周禮離氏云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鄭彼注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棗誓曰戲乃獲斂乃阱時秋也彼賈疏云柞鄂者豎柞于中向上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國語卷四魯語云鳥獸成設弇鄂韋昭注鄂柞格所以誤獸是也說文卷十二上手部獲擊獲也擊獲不正也一曰布獲也一曰握也从手夔聲一號切卷五下井部阱陷也久自从井井亦聲疾正

切又重文𡗗阱或从穴中庸云罟獲陷阱是獲與阱常相連也王云杜閉敔塞也者並說文卷三下支部文彼杜作敔注云閉也从支度聲讀若杜徒古切敔塞也从支念聲周書曰敔乃𡗗奴叶切二字相連敔下引書則敔從可知此經釋文云杜又作敔鄭引亦作敔漢書卷四十王陵傳云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敔音同是古者杜敔通也牛馬行時人爲之備不慮傷于獲𡗗今放牧故戒其傷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

汝則有常刑

釋文曰逋布吳反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

鄭曰風走逸臣妾厮役之屬也

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駟集解

傳曰馬

牛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疏曰僖四季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周禮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季傳晉惠公妻梁嬴孕過期卜栢父卜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役人賤者曰臣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

案曰鄭云風走逸傳云風佚疏引僖四季并賈逵注云云者服虔注與賈同又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云是月也乃合聚牛騰馬遊牝于牧高誘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僖二十八季左傳晉中軍風于澤

杜預曰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是牝牡相誘爲風因風而走
逸者多也鄭又云臣妾廝役之屬也者公羊宣十二季楚伐
鄭廝役死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艸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
曰役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
十五人主薪汲者卽臣妾也傳必言男臣女妾疏曲附爲婦
女從軍皆非也通人說文是部文傳又以商爲商度義太迂
曲徐讀爲章徐邈晉人尙知古讀說文卷三上尙部商外
知內也以肉章省聲是商固從章得聲漢書律歷志云商之
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又云聲章于商水經卷五河水
篇云又東北過楊墟縣東商河出焉酈道元注云亦曰小漳
河商漳聲相近然則商亦通章我章賚汝者言我表明汝善

而賚汝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韋昭注云章表也表
明天子與諸侯儀禮士冠記章甫鄭注云章明也所以表明
丈夫是也傳又云越逐爲失伍不復爲懷盜云云者易睽初
九云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言逐則有悔也詩邶風擊鼓云爰
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言國無政軍無律故
越逐無刑也古者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虺掌市市不
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行者掌
固復晝三巡夜三驚以號戒之平時如此行軍可知若囚逐
馬牛臣妾失伍而越其行列則軍亂故有刑也秋官朝士凡
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彼注云人民謂奴
隸逃亡者委于朝十日待來識之者在朝尙然在軍可知春

秋時晉有董逋逃之法楚作僕區亦隱匿逃臣之法說文工藏也品眾也品在工中踦區藏匿也僕臣僕也僕區者藏匿逃臣是不復為攘盜亦有刑也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釋文曰垣音袁

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博士讀曰襄毛詩十八之一

爾雅一卷釋詁疏○史記三十傳曰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

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案曰鄭云寇劫取也者寇从完从攴攴者擊也因其完聚而擊之是劫取也又云因其亡失曰攘者亡佚而來因匿之釋詁云僕因也彼邢疏引此經僕攘音誼同也博士讀者漢今

文家博士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

傳曰誓後甲戌之月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釋文曰峙直里反糗去九反

峙當作峙从山井也

馬曰大刑死刑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傳曰儲峙汝糗糒之糧

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疏曰鄭眾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元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

案曰傳以峙為儲峙者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儲峙也峙待也釋詁云峙具也周頌臣工云庠乃錢鎛毛傳亦云庠具也具

之乃可以待用義亦得通也傳以糗糧爲糗糒之糧疏引說文云云是卷七上米部文彼部又云糒乾也糧穀也然則糗糒是乾糧也但卷五下食部餼字注云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餼糒乎溝切據此所引食部而米部糒在新附則古無此字食部所引當是餼糧傳寫誤爲餼糒也凡餉遠宜乾食大雅公劉云廼裹餼糧彼正言攜以遠行者小雅伐木亦云乾餼以愆則作餼糧與糗糧之義正合似得兩通然說文所載皆孔氏古文則作餼者是也馬云云者望文爲說也

魯人三郊三遂

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

史記

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

傳曰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峙楨幹

近也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疏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總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道近故也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眾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亦鄉在郊內遂在郊

外此言三郊三遂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

案曰三郊三遂疏云魯人三軍引周禮大司徒小司徒及司馬法等文解之者夏官大司馬云凡制軍大國三軍魯是大國宜爲三軍小司徒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春秋成元年疏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

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遂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兩寇並發其勢甚急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然猶不至總徵境內也王肅謬謂東郊留守故不言四傳疏曲附王義已非經本旨傳又因上文徧爲總帥七百里諸侯之說遂別生穆葛謂諸侯之兵皆在而但用魯人者以峙楨榦道近之故尤爲支離皆非也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

釋文曰楨徐音貞榦工韓反築陟六反供音恭

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

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

曰題曰楨旁曰榦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疏曰**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在牆兩邊者也

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窺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干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攻城具也

案曰馬云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者凡築牆垣城壘必以繩束板置干兩旁更置木干其兩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兩首之木榦則兩旁之板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楨剛木也在兩首者宜用剛木又云榦築牆端木也是榦在兩旁也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鄭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干罪隸春藁不殺之

尚書疏

王曰汝則有無餘刑

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干罪隸亦不殺之

尚書疏

傳曰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

汝疏曰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干罪隸女子入干春藁鄭元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干罪隸春人藁人之官也

案曰鄭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干罪隸春藁者如論語云箕子爲之奴左傳云斐豹隸也箸干丹書鵬冠子云百里奚爲官奴皆所謂罪隸也檀弓齊莊

公襲莒杞梁歿焉其妻哭之哀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皐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然則周法軍人有皐有沒入其妻孥者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見左傳說苑呂覽此雖非乏軍興亦自從坐之事然則古固有沒入皐人家口爲官奴隸者况乏軍興罪大宜戒懼之故鄭云云王孔並同疏引周禮秋官司厲解之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釋文曰芻初俱反茭音交

鄭曰茭乾芻也

尚書疏

傳曰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亦

有乏軍興之大刑

案曰鄭云茭乾芻也者說文卷一下艸部義也漢溝洫志如淳注茭草也乾芻卽乾草也

案曰禮記曾子問篇經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季之喪卒哭往征作桀誓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書多方注云周公歸政明季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卽位後淮夷徐戎並興率師伐之作盼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時非居喪卽戎也左傳殺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非始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多方孔注謬甚不可據應麟固不足與語此但曾子問疏明言伯禽所遭是母喪亦不檢照宋儒議論不堪細核如此父在爲母雖期其實則是三季故以爲三季之喪也

說已見多方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九終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著

周書

呂刑

惟呂命

鄭曰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

尚書

疏○史記四卷周本紀裴駰集解

傳曰言呂侯見命為卿後為甫侯故稱甫

刑疏曰鄭引書說謂書緯刑德放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當以三公領司寇也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甫刑故傳解之詩大雅崧高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

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
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
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論四嶽治
水齊許申呂是其後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呂卽甫也
案曰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者傳于序言呂侯爲司寇
于此言命爲卿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司空公鄭
彼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呂侯于六卿爲司寇于
三公爲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卿故言入三公是輔
相之臣故又引書說呂侯爲相以證也傳云呂後爲甫故稱
甫刑者孝經引一人有慶二句禮記引苗民匪用命二句又
引一人有慶二句又引播刑之迪句又引敬忌句又引德威

二句皆作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惟
墨子作呂刑而他書所引多作甫故傳疏以爲子孫改封甫
國語卷三周語云堯昨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
呂謂其能爲禹心腎也說文卷七下呂部云呂脊骨也象形
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毛詩卷十八之三崧高傳
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
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
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
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
胄洪适隸釋卷十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云其先四嶽出自
炎帝是族毓毓申呂並興據此諸文則呂之命氏實當唐虞

之際呂侯是其苗胄其子孫又有改封于甫者後人因其子孫追稱呂侯爲甫侯并呂刑亦變稱甫刑猶唐變稱晉也且申齊許皆地則甫亦地後人因是呂之所封亦呼其地爲呂耳國語說文皆云因爲心呂而氏呂則呂本非地唐元度九經字樣亦云呂象脊呂形其甫國之所在則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云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尙爲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于紀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亶亶申伯于邑于序宛西三十里有呂又史記齊太公世家注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南司馬貞曰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南也又水經酈注清水一條云宛南呂城四嶽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于呂諸說皆合其

以封呂爲虞夏事者實則封在穆王以後因得姓是虞夏追稱之遂以致誤其言國地所在固不誤此唐以前相傳古義也所以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南四十里然則兩國相距四十八里有奇其密邇明析至此杜佑通典謂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恐未是申旣不確呂遂無攷當以漢魏諸說爲正也

王享國百年釋文曰耄字說文無但有耄字見卷八上老部年九十曰耄从老蒿省聲莫報切此釋文所以云亦作耄耄古亦無此字蓋卽耄字陸德明不知而誤云云耳鄭忠恕汗簡卷中之一又作耄亦耄之異文皆非也乃宋板賈昌朝羣經音辨三卷則又云呂刑耗鄭音耄似鄭本作耗者作耗無義今攷之鄭必作耗也說文卷四上目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虞書旣然呂刑當亦同之以眊作耄假借字也但與耗相似昌朝不知而云耗耳孔壁尙書虞書惟亡羣飫一篇則許慎所見虞書甚多特不知其所指眊字何篇之文若今大禹謨

耄期倦于勤則僞本不足據或唐李陽冰輩妄增此句許慎本無皆未可知然釋文耄本作耄不見于大禹謨而見于呂刑則知耄字出魏晉間作僞者用入大禹謨而呂刑雖改从俗舊本尙存德明得據爲說抑思老字本从毛从人从化其下又加毛是一字二毛矣德明亦似有見于此故大禹謨呂刑並改从耄雖改而仍無解于一字二毛則知此字之謬斷不可用也

傳曰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卽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疏曰穆王卽位過四十不知出何書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季崩或當各有所據無逸言殷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季者皆謂在位之季此言享國百季乃從生季而數

案曰傳云穆王過四十卽位百季大期疏云百季從生季數者列子周穆王篇云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季乃徂是百季大期從生季數也作呂刑後去歲近矣王充論

衡卷一氣壽篇乃云傳稱周穆王享國百季并未享國之時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此以百季爲單舉在位之季與傳疏異非也傳以耄荒爲耄亂荒忽者左傳穆王周行天下必有車轍馬跡今穆天子傳所載是其耄亂荒忽也耄當作耄或假借作眊漢書卷六武帝紀元狩元季詔云老眊孤寡鰥獨又卷十二平帝紀元始二季詔云眊悼之人又卷七十一彭宣傳云年齒老眊是也又或作旄禮記旄期稱道不亂洪适隸釋卷三邊韶老子銘云聃然老旄是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釋文曰度待洛反馬如字詰起一反○案曰鄭天官大宰秋官大司寇注引此俱作度作

馬曰度法度也釋文曰傳曰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

方之民

案曰馬云度法度也者說文卷三下又部度法制也是也傳以詰爲治攷天官太宰職云刑典以詰邦國鄭注以詰爲禁秋官大司寇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鄭注以詰爲謹二文皆引此經以證又布憲職云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鄭注云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則此詰四方義與彼同當爲禁止而使人謹行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釋文曰蚩尤之

反尤有牛反

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尙書疏○劉三五馬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

等書傳會選六卷

名

釋文

傳曰

九黎之君號曰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平

善之人無不相寇賊疏曰鄭云蚩尤霸天下應劭以爲古天

子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九黎之君號曰蚩尤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暴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曰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末國語九黎在少昊末二者不得同也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蓋以蚩

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戮蚩尤種類尙在故至少昊未夏復作亂鄭元云云其意以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案曰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逸周書卷六嘗麥解云昔天命蚩尤宇于小顓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憚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名之曰絕轡之野戰國策卷三秦策一云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酈道元水經注云涿水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卽于是處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是也大戴禮記卷十一用兵篇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

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悖愆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盧辨注云或云蚩尤古之諸侯妄耳原戴記意斥蚩尤爲庶人以其凶德故非眞無爵土如果庶人何能與黃帝戰故春秋莊八年經甲午祠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許慎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元之聞也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之于周司馬職治兵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此鄭駁異義不取蚩尤爲庶人說之明文然則蚩尤稱庶人亦猶下文三苗諸侯降稱苗民耳非眞庶人也故鄭以爲古之霸天下而滅于黃帝者也馬及傳以蚩尤爲九黎君名鄭則以九黎

與苗民爲一與蚩尤爲二其說取精蓋黎與苗皆南蠻之名今日猶然蚩尤在涿鹿與九黎三苗何涉況蚩尤在炎帝末九黎在少昊末其時又相去甚遠耶疏明知馬及傳之謬而強附會以爲九黎是蚩尤後世種類雖戰國策卷三高誘注亦以蚩尤爲九黎氏之君然不足信也

鳴義姦宄

釋文曰鳴尺之反義本亦作誼宄音軌

鄭曰盜賊狀如鳴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

尙書疏

馬曰鳴輕也

釋文傳文爲鳴梟之義疏曰鳴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鳴梟

是鳴類

案曰鄭云盜賊狀如梟鳴者古儀作義故鄭以爲儀狀也傳云鳴梟之義鳴梟則有何義耶傳非也王符潛夫論卷四述

赦篇云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此所說似卽此經之義而以鳴義爲消義疑消是梟

之誤也馬義未詳

奪攘矯虔

釋文曰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鄭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

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周禮二十六卷秋官司刑疏

傳曰矯稱上命若固有

之亂之甚疏曰釋詁云虔固也

案曰鄭云有因而盜曰攘者義詳費誓又云矯虔謂撓擾引春秋傳爲證者是成十三年傳文彼杜注云虔劉皆殺也彼疏云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者圓文耳據今方言卷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然則

虔既訓殺又訓賊一字兩訓也漢書武帝紀云矯虔吏因勢
侵暴注引韋昭曰詐稱為矯強取為虔皆是侵暴之事亦得
參一解也傳以虔為固非也又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敼疆取
也周書曰敼攘矯虔从支兌聲徒活切以奪為敼疑鄭本必
與之同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案曰墨子
卷三尚同
中篇引作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禮記緇衣
引作苗民匪用命制以刑禮記文王世子云凡釋奠者必有合
也有國故則否否謂不合鄭注周禮諸子云弗不也則否不弗
三字同也蓋否上聲弗入聲而古無四聲之別故不字說文俯
九切而廣韻平聲十八九甫鳩切又甫九甫救二切則上去皆
可收又于入聲八物云與弗同知不字平上去入皆通則否弗
通可知靈為練者古音靈讀若連故轉為練也緇衣作命者命
古音亦近練也折與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
魯論折作制是也虐
與殺古義亦同也

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
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
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鹵裔者為三苗至高辛之衰
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
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
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尚書疏○董鼎書
集傳輯錄纂注六
卷○禮記六十二卷緇衣
疏○劉恕通鑑外紀一卷傳曰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
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以殺戮無罪
疏曰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
惡是異世同惡也鄭元云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
蚩尤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案曰鄭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者國語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三苗非卽九黎故緇衣引此鄭彼注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不以苗民爲九黎此云苗民謂九黎之君者下云遏絕苗民又云乃命重黎命重黎是顓頊事則遏絕苗民自是謂顓頊之誅九黎則此苗民是謂九黎之君矣緇衣引此止取制作虐刑以證彼上文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之義意不主于苗民故鄭于彼注不必致詳卽以三苗當苗民可也此經據下文則苗民實是九黎不可卽以爲三苗雖與禮注不同無妨也云九黎之君于少昊衰而棄善道者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是也云有苗九黎之後者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是子孫襲其先祖之詞故

彼章昭注亦云三苗九黎之後也云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
流其子孫者楚語少昊之衰云云下云顓頊受之是顓頊代
少昊也下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三苗在顓頊之後則遏絕
苗民非誅三苗乃是誅九黎也無世在下則是分流其子孫
也云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堯興又誅之者楚語云其後
三苗復九黎之德章注云其後高辛氏之季季也高辛氏衰
三苗爲亂如九黎之爲堯興而誅之云堯末又在朝舜臣堯
又敷之者堯典云敷三苗于三危是也云後禹攝位又在洞
庭逆命禹又誅之者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鄭彼注云舜
征三苗而歿因留葬焉攷蒼梧與洞庭相近三苗在洞庭故
征三苗而至蒼梧也舜旣沒禹復征之事見墨子等書詳後

辨偽古文大禹謨篇中大約鄭意總以三苗卽九黎子孫九黎非蚩尤子孫但九黎效蚩尤之惡而三苗又效九黎之惡耳說取明析

楊子法言卷七重黎篇云播其虐于黎苗吳秘曰黎苗九黎三苗也九黎亂德三苗不恭其意亦言黎苗是一類而非卽一人與鄭合

而爲一又謂三苗效法蚩尤牽混支離莫此爲甚而此節疏尤輻輳不明且又以三苗卽共工堯典寂三苗流共工自是二事此說更謬也鄭又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者詩衛風氓疏引鄭論語注云民者冥也又大雅靈臺序箋亦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彼疏云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賈誼新書卷九大政下篇云民之爲言暝也萌之爲言盲也春秋絲露卷十深察名號篇云民者暝也米出禾中而禾未全美善

出性中而性未全善民之號取之暝也使性而已性似目目臥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有見質不可謂見暝之未覺故謂之民說文卷十二下民部云民衆氓也氓讀若盲地官遂人注云變民言眊眊猶懵無知貌也是民爲冥未見仁道之義也鄭謂穆王惡三苗謂之民亦猶蚩尤諸侯貶稱庶人也鄭又以靈爲善者詩定之方中箋亦云然也

爰始淫爲劓刵桷黥

釋文曰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桷竹角反黥其京反

鄭曰刵斷耳劓截鼻桷謂桷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于皋陶之爲

尙書疏

傳曰始大爲截

人耳鼻桷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疏曰釋詁云淫大也案曰鄭云刵斷耳劓截鼻者說文卷四下刀部刵字注云斷

耳也从刀从耳仍吏切剗字注云刑鼻也从刀臬聲易曰天且剗魚器切又重文剗字注云剗或从鼻是也天且剗下經睽九三文李鼎祚集解虞翻亦云割鼻爲剗也云桷謂桷破陰者大雅召旻昏桷靡其箋云桷桷毀陰也是也黥謂羈黥人面者說文卷十上黑部黥字注云墨刑在面也从黑京聲渠京切又重文剗字注云黥或从刀是也鄭又云苗民爲此四刑特深刻異于皋陶之爲者下文墨剗剗宮大辟五刑據鄭堯典及秋官司刑等注謂虞夏及周皆用之今此苗民所用四刑與墨剗剗宮亦略同但皋陶明允用當其罪而民不犯不必的決苗民用法特深刻故異于皋陶非謂皋陶竟不用五刑也詳玩鄭說剗剗等肉刑不始于苗民少昊前已有

之苗民但用之特深刻耳世本作篇乃云伯夷作五刑疑非也

又案曰此經之文諸本互異說文卷三下支部云黥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剗剗黥黥竹角切尙書卷二虞書標目下孔疏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剗剗剗剗鄭云贖宮剗剗剗庶剗剗字諸本皆同但說文刀部以剗爲正體剗爲重文又引易爲證許慎自述其書解易孟氏書孔氏皆古文易作剗書可知慎又言孔子書六經皆古文王侯嘯堂集古錄卷下周齊侯罍鐘銘云造而剗剗又周齊侯鐘銘同周鐘所用必古文則尙書亦必作剗其作剗者安國以今文易古文也則說文作剗鄭注作剗剗剗雖于下文所言夏刑及秋官司

刑皆無之但苗民所用何必盡同夏周况康誥已有之許慎與鄭俱好古文所載必同說文剛傳寫誤也說文先刵後剕今本先剕後刵如鄭本果同今本何以疏引鄭注仍先刵後剕鄭必與說文同今本乃偽孔從夏侯等俗儒倒之康誥亦倒也祿亦當从說文作斲刵乃斲之誤刵則因重文从刀而誤也至所云臚宮剕割脰庶剕者臚卽荆割脰卽大辟庶剕卽墨此一句恐是下文墨辟疑赦五節之鄭注孔穎達誤牽引之觀其上文引盤庚優賢揚作憂賢陽無字不誤則知孔疏此條舛謬甚多不可信也庶剕者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燠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攷官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先刻其面以墨室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

則墨須煮故云庶剕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

詛盟

釋文曰麗力馳反并必政反泯而忍反徐音民焚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數目反詛側助反

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詩十

一卷小雅正月疏

傳曰苗民于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民

瀆于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焚焚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

案曰鄭云越于也者釋詁云粵于也粵越同茲此亦釋詁文大雅縣箋同云麗施也者多方開于民之麗愼厥麗傳同也傳以泯泯爲亂者逸周書卷八祭公解云泯泯芬芬孔鼂注云泯芬亂也泯在說文新附古作泯周禮小宗注杜子春讀

溷爲泯是也。莽、莽同也。又隱四年傳以亂猶治絲而棼之，是棼爲亂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釋文曰：聞音問，又如字。腥音星。○案曰：王充論衡卷十五變動篇引甫刑曰：庶戮方告無辜于天帝，繆戮通方作旁者，說文卷一上上部旁从上方聲，疑亦與方通也。腥當作勝，从星，別是一字。唐張參五經文字卷上二十九罔部云：勝勝上先丁反，下先寧反，今經典通用腥爲勝也。

傳曰：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案曰：僖五季傳云：明德以薦馨香，苗民無有馨香。德惟濫刑之氣，腥聞于天也。傳以德刑連讀，非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

黎，絕天地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皇

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釋文曰：皇帝，皇宜作君字，帝堯也。過於葛反，重直龍反。黎力兮反，棗也。墨子卷二尚賢中篇引此經云：皇帝清問下民，有辭于苗。曰羣后之逮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然後繼以德威云云。以羣后三句在皇帝清問之下，文又多異。三國志卷十三鍾繇傳：繇上罔刑，疏引書：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與今本略同。

鄭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尚書疏馬曰：清問，清訊。釋文傳曰：君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

無世位在下，國重卽義黎卽和堯命義和世掌天地四時之

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民不至于天明不相干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于苗民疏曰遏絕苗民下句卽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事知滅苗民亦帝堯也滅苗民在堯之初興而堯末季又有鯀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楚語云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羲是重子孫和是黎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鄭元云云考楚語云少昊氏衰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于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于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案曰鄭以皇帝哀矜云云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者本疏引楚語云云是國語卷十八文彼韋昭注云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同位謂雜糅巫

主接神史次位序家爲言人人自爲之受承也謂少昊氏歿
顓頊高辛氏作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南正會羣神
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于周禮則宗伯掌祭祀火當爲北北
陰位北正于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絕地天通絕地民
與天神相通之道也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
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堯興而平三
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興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據
此則命重黎絕地天實是顓頊知此經皇帝哀矜云云指謂
顓頊也其皇帝清問云云卽繼以命伯夷禹稷則是堯事非
顓頊矣鄭據觀射父之言以說此經確不可易也且據此則
知皇帝遏絕苗民此苗民實指九黎非三苗其下皇帝清問

下民鰥寡有辭于苗之苗方是三苗且據此益知上文苗民
弗用靈鄭以苗民爲九黎之君其說最精鄭注覽文如詭觀
理卽暢往往如此孔以兩皇帝皆爲帝堯欲與鄭異顯違國
語謬也揚子法言卷七重黎篇云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
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義近和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徐
榘中論卷下歷數篇備引觀射父語以解書乃命羲和欽若
昊天此文蓋羲和是重黎子孫故可據國語堯復育重黎之
後云云以解堯典命羲和之文豈得因此遂以顓頊之命重
黎當堯之命羲和邪疏明知孔說未允強欲附會反指鄭義
不愜鄭據觀射父豈得云不愜邪皆非也傳又以報虐以威
爲報爲虐者以威誅者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云周繆王

任刑甫刑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上文言苗民虐威庶戮則虐威皆是惡事穆王特欲勸善懲惡故言以威誅報爲虐者充說當有所本此漢經師古義也經重言鰥寡者大傳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辜勿增大辜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尅是用刑尤宜慎于鰥寡故鰥寡困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誦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案曰墨子尚賢中篇引云德威維威德明維明禮記表記引畏亦作威與墨子合古字通也

傳曰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

則德明人

案曰傳云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者表記引此經彼

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與傳略同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釋文曰折之設反下同馬鄭王皆音哲種

章用反殖承力反案曰墨子尚賢中篇引云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于民命作名者說文曰部云名自命也史記天官書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鏡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索隱曰謂免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又張耳傳亡命遊外黃索隱引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名也脫名籍而逃是名命通也又折作哲與馬注合也降作隆古音通也殷作假未詳疑隸變相似而誤也

馬曰折智也

釋文

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

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三君各
成其功惟所以殷盛于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案曰馬云折智也者孔訓斷故作折馬既訓智字當直作慤
據釋文馬鄭王皆音慤漢刑法志引亦作慤與馬鄭王合但
釋文欲就僞孔故并馬注亦引作折其實馬必作慤也釋言
云哲智也說文口部哲字重文作慤張參五經文字卷下一
百卅二口部亦云哲慤同然則哲慤音義並通故慤爲智也
智民者民愚無知今道之以禮是智其民也傳作折訓斷者
論語折獄孔安國云定是非則折爲斷以解下文折獄之折
爲是此主說伯夷以禮導民使智不主斷決不如馬義是也
傳云下典禮教民者降下釋言文大傳云孔子曰古之刑者

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
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
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漢刑法志引此經而解之亦云
言制禮以止刑也是也傳又云山川無名者主名之者說詳
禹貢傳又以殖嘉穀爲生善穀者昭十八年傳學殖也不殖
將落杜預注殖生長也農之殖苗日新月益是殖爲生也嘉
善釋詁文又云三君各成其功以殷盛于民禮教備衣食足
者淮南子卷十八人間訓云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
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愼契
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
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艸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

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劉向說苑卷五貴德篇同是其義也
后君釋詁文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釋文曰祇止而反

傳曰皋陶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
案曰後漢梁統傳統對狀引此經云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
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衷與中通但爰此作士釋爲皋陶後
漢書楊震傳震孫賜拜尙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呂代非
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
辭然則此經無皋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
不及皋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而皋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
改以就其說非也傳云祇敬釋詁及商頌長發箋文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乂于民棐彝

傳曰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于下灼然
彰著四方無不惟德之勤故乃能明于用刑之中正循道以
治于民輔成常教

案曰傳以穆穆爲敬釋訓文率循乂治竝釋詁文棐輔說文
木部文彛常亦釋詁文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傳曰堯時主獄非絕于威惟絕于富世治貨賂不行皆能敬
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

案曰傳以訖爲絕者釋詁訖與普廢遏止同訓皆絕義也又

云敬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者表記引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彼注云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于身也義與傳略同但彼注云加于身傳作在其身據彼上文不失口于人指謂已身之言無失彼疏亦云在身作加于身者傳寫誤也孝經卿大夫章云口無擇言柏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故無有擇言爲善也躬身本釋詁文唐開成二年唐元度撰進九經字樣同部同但此篇他書所引與今本異若忌下去而躬作身之類甚多疑皆僞孔刪改可例推也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尙書疏

傳曰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

享天意在于天下

案曰鄭以元爲大者易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是也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者洪範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是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傳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廸

王曰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

尙書疏

傳曰言當視是伯夷布

刑之道而法之

案曰王及傳云云者禮記緇衣引此作播刑之不廸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廸道也言施刑之道與王及傳略同也傳

以監為視釋詁文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傳曰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惟是苗民非察于獄之施刑無有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虐者任之奪取人貨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釋文曰蠲吉緣反咎其九反

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

尚書疏

傳曰天不

潔其所為故下咎罪罪重無以辭于天罰故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案曰鄭以蠲為潔者多方不蠲烝傳同詩小雅天保吉蠲為

饒毛傳襄九年左傳明神不蠲要盟杜預注國語卷一周語

上明神弗蠲又卷十八楚語下神狎民則不蠲其為韋昭注

竝同秋官螭氏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饒之圭圭潔也

此鄭用三家詩說又孔子家語卷六執轡篇云德不厚民吁

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古文苑卷十六崔寔諫議

大夫箴云虐及于天慢德不蠲義竝同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

有格命

釋文曰聽如字又他經反○案曰童當作僮說文辛部云男有辜曰奴奴曰童人部云僮未冠也則童是奴僕

僮為幼少今俗反之唐元度九經字樣人部亦云僮音同未冠也從人從童男有罪曰童古作僮子今經典相承以為僮僕字古文苑卷十七王褒買奴作僮約已作僮則此字誤久矣但文字宜以說文為定也

鄭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

尚書疏

傳曰舉同姓包異姓聽從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三
我言庶幾有至命

案曰鄭云格登也者釋詁格登同訓陞則可轉相訓又彼疏引方言格登也郭璞注方言以格爲古格字是也禮記曲禮下篇云天子登假列子黃帝篇云天下大治而帝登假莊子德充符篇一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云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諸文多以登假連言蓋假有登義據釋詁假亦與格同訓則格亦登也傳云至訓與鄭異然亦得備一訓說見高宗彤日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釋文曰日人實反一音日

傳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徒念戒而不勤

案曰傳以慰爲安者說文卷十下心部文大雅縣云廼慰廼

止毛傳同汝用安逸自居乃曰當勤之是徒口念戒當勤而實不勤故戒之傳意如此義甚艱晦鄭注已亡不得已姑從之可也然則傳本作曰不作日釋文固惟傳是從者乃誤會傳意以爲作日而又不取定故先音人實反後云一音曰非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

人釋文曰天齊于民絕句俾我絕句俾必爾反馬作矜

馬曰齊中也矜哀也

釋文

傳曰天整齊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

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

案曰馬云齊中也者釋言文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

傳云整齊商頌長發箋云截然整齊整齊是中正義意亦與馬同也馬又以俾爲矜訓爲哀者上文哀矜庶戮大學其所哀矜論語哀矜勿喜每以哀矜連言是矜亦哀也馬意以天降中于民相協厥居是天心仁愛哀矜下民我者我民也後漢書卷五十四楊震傳孫賜上封事引書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李賢注我君也天欲整齊于人必假于君此解假如隱十一年假手于我寡人之假我爲君孔作俾訓使楊賜義與傳略同與馬則異恐馬義長也傳又云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者終如天祿永終之終永終天祿者長享天祿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傳曰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

案曰傳云云者漢書本紀宣帝五鳳三年詔引書雖休勿休下多祇事不怠四字顏注言雖見褒美勿自以爲有德美當敬于事無怠墮義與傳同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傳曰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乃安寧長久之道

案曰傳以慶爲善者詩皇矣傳義也大戴禮記卷三保傅篇引書一人至賴之盧辯注云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矣荀子卷十七君子篇亦引此文而說之云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威行如流政令致明化易如神襄十三

季左傳引書一人至惟永杜預注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義皆與傳同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釋文曰吁況于反馬作于○案文於音烏是歎詞孔作吁墨子卷二尚賢下篇引於此非用釋詁意皆同也土史記作土周禮其附于刑者歸于土注云土謂主斷刑之官或謂歸于園土鄭以古土字有作土者故復以園土釋之詩周頌云保有厥土義作土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馬即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土靖而明浴土乎高誘曰土當爲土周牧敦亦以土爲土是也祥鄭作詳易履上九日視履攸祥釋文本亦作詳君夷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作其道出于不詳古祥詳通上文度作刑鄭作詳刑知此經當作詳下監于茲祥刑亦宜作詳墨子作訟外詳而傳寫誤也

鄭曰詳審察之也後漢書三十九卷劉愷傳注馬曰于於也釋文曰吁歎

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案曰鄭云詳審察之也者下文屢言其審克之又云惟察惟

法又云察辭于差是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釋文曰度待洛反○案曰墨子

尚賢下篇引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所據係明嘉靖癸丑吳興陸穩刻儀禮聘禮而不善乎注而猶女也則而與爾義同但史記及潛夫論引皆與今本略同疑墨子多誤字不可信人刑上史記皆有其字何度非及史記云何居非其宜疑度古近宅故云居然未詳其義也至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引周書呂刑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此則出逸周書卷三小開解非呂刑之文小開解又有汝何修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云云又有何監非時何務非德何與非因何用非極云云李賢因其文與此經相似而誤耳

馬曰度造謀也王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

當選擇賢人乎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

所宜也尚書疏○史記四卷周本紀裴駢集解傳曰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

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庚申補刊

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案曰王云安百姓之道當選擇賢人者王符潛夫論卷二本政篇引此經而說之云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墨子卷二尚賢下篇引此經而說之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也馬王皆以度爲謀者釋詁文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釋文曰造七報反

傳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

案曰傳云造至也者秋官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

于朝然後聽之鄭彼注云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取其直也史記徐廣注造一作遭文侯之命造天丕愆傳訓造爲遭古字假借也傳又以師爲衆釋詁文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

案曰簡孚傳云簡核信有罪驗攷王制云無簡不聽與下文文同鄭彼注云簡誠也則此經諸簡字皆當訓誠謂罪狀實也傳非也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傳曰不簡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傳曰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

案曰五過卽下文五過之疵也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倖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如非五過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罰言此則人之欲挾私以倖免于五刑者亦必正于五過不言可知矣傳非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釋文曰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

馬曰求有求請賕也

釋文

傳曰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

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案曰馬以來作求云有求請賕也者漢律諸爲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說文卷六下貝部云賕以財

物枉法相謝也從貝求聲蓋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然有求必以貨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是兼說惟貨惟求之義也孔氏本作來以爲舊相往來非也疵病釋詁文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

史記四卷周本紀裴駟集解

傳曰

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案曰馬云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者唐太宗問劉德威比刑網淩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安計劉德威唐初人

所引律必是漢以來相傳古律文故人人罪比罪人減三等故出人罪比罪人減五等是雖減而相去不甚遠幾與犯法者等矣與馬義合也傳解五過爲過誤宜赦與官反內貨求之五過同文異義非是餘與馬同也以審爲察者釋詁察審也是得轉相訓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尚書疏傳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

得其理疏曰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卽赦之鄭元云云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

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齊衆非謂平常過失也人君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赦衆人不可復禁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不敢犯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之軍興者斬此等是不赦過也

案曰鄭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者上文云五過之疵其罪惟均是不赦也又引禮記證之者王制篇文彼注云亦爲人將易犯彼無疏彼連上罪大殺不以聽者而言自指姦人欲以營求免罪者而言愚弱者犯刑巧猾者免罪則儉邪得志人爭效尤故云亦爲人將易犯若以彼過爲過誤

則彼上文已言凡作刑罰輕無赦足以明之何復復出僞孔
強以兩五過連文異解孔穎達曲附之并誤解鄭王制注以
妄駁尙書注皆非也大傳云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
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生之道乃刑殺所謂疑則
有赦也
簡字有衆惟貌有稽

傳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

案曰簡字已見上文傳以惟貌爲察其貌說文卷十三上糸
部云緇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緇有稽武儻切玉篇卷
下第四百二十五糸部亦云緇莫交切旄絲也說文編字義
類相從緇字次細字下細字次纖字下而纖訓細細訓微則

緇訓旄絲亦微細之義僞孔不得其解以音近改爲貌非也
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緇釋爲貌云出尙書古文亦惑于僞
孔而誤也傳以稽爲攷合者鄭注周禮天官小宰宮正地官
貢人義也罪狀誠實衆論僉同且察其情至微細之處皆有
所攷合然後刑之王制云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
焉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是也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傳曰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案曰王制無簡不聽注云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此傳簡訓
簡核非是餘與鄭同又言無簡不聽之故由人不可妄刑殺
當敬天之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釋文曰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閱音悅

馬曰鍰鋒也鋒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

以鋒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鋒俗儒近是釋文王曰六兩為鍰周禮

四十卷攷工記治氏疏傳曰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

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疏曰說文額額也

墨一名黥鄭元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言刻

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于當時

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鋒馬融云鋒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

儒云鋒六兩為一從不知所出耳鄭元云鍰稱輕重之名今

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

鋒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

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為鋒如鄭元言一鍰之

重六兩多于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

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

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云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

贖罪皆用銅耳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

相當也

案曰馬云云者此經釋文先言說文云鍰鋒也云云即云馬

同則鍰鋒也云云即是馬注繼以又云賈逵說云云則賈逵

說云云亦是馬注故并鈔為一條也秋官職金疏有一段釋

其詞是許慎五經異義文據彼疏竝列兩說馬以鍰即是鋒

先據一說云一鋒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彼疏謂是

尚書古文家說馬意不從而別引俗儒六兩爲銖以爲近是
彼疏謂是今文尚書歐陽夏侯說也賈逵傳古文賤夏侯歐
陽等故目以俗儒也雖賤之其義則較古文爲近故取之也
此經鄭注已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
鄭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于俗儒六兩說亦
但云近是引周禮釁重九銖爲證攷工記桃氏爲釁上制重
九銖中制七銖下制五銖彼注以九銖爲三斤十二兩七銖
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銖爲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
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銖爲六兩太半兩馬融據此而
以俗儒言一銖六兩爲近是是與鄭合也攷工記又有治氏
戈戟重三銖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銖緩也今東萊稱

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緩緩重六兩太半兩緩銖似同矣
則三銖爲一斤四兩彼疏云引說文云銖緩也者尚書呂刑
墨罰百緩及大辟千緩許氏以此銖與尚書緩爲一云今東
萊稱云云皆銖緩輕重無文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緩是以
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云太半兩爲鈞者凡數言太者
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
爲太半兩也云十鈞爲緩者緩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
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是緩有六兩太半兩也云緩銖
似同矣者此從許君之說又弓人膠三銖彼注云銖緩也彼
疏云尚書其罰百緩等言緩此與治氏言銖銖與緩爲一物
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緩卽是銖其數當

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又舜典疏云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此鄭說呂刑鍰字之義之明文也一鍰六兩三分兩之二以百乘六兩爲六百兩其三分兩之二實爲十六鍰以百乘之則千六百鍰以二十四除之六兩餘六百六十鍰又以百四十四鍰爲六兩餘十六鍰是百鍰凡六百六十六兩三分兩之二又爲一斤十兩四十兩爲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二又爲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總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以贖墨罪不爲重等而上之至大辟千鍰亦祇四百十六斤十兩三分兩之二僅值白金一百二十兩鄭云黃金三斤價如銅四百十六斤十兩有零今黃金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尙聲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

爲三銖力輟切又云鍰銖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戶關今刻十一銖十下脫一字二十五分下脫銖字二十兩切爲三銖爲下脫三字周書譌作虞書說文之學能通者少傳寫譌脫至此知是譌脫者陸德明釋文引說文本作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戴侗六書故引蜀本說文十下亦有爲一字治氏注引說文以證銖重六兩太半兩三銖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銖與鍰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于一處銖見周禮故于銖字下引周禮爲證鍰見周書故于鍰字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引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銖也鄭既從之以解考工記馬注尙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再以許慎之意推之慎亦從孔氏古文尙書奈字當從古作鍰而其說以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尙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銖字

之訓今乃入之錡字下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錡然後次以緩字而注其下云錡也則愼意以緩卽是錡俱爲六兩太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太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緩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緩僅爲銅三斤爲一緩十一銖一十五分銖之十三先以百乘十一銖百分還以二十五除之則千分爲四十五銖三百分爲十二銖其五十二銖加前千一百銖凡千一百五十二銖以二十四銖爲兩除之取九百六十銖爲四十兩餘一百九十二銖又得八兩共四十八兩十六兩爲斤則四十八兩爲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千緩亦只用銅三十斤就今銅價計僅值白金五六兩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許愼自序亦云書傳孔氏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緩說云一緩十一銖二十五

分銖之十三其下卽繼以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緩雖所引未全想許愼案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駁鄭意亦字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鄭固不從古文說于今文說亦必但爲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緩六兩也其下卽云鄭及爾雅同鄭必無此注故削不錄聊出之于案且爾雅絕無六兩爲緩之文釋文此條譌謬殊甚全不足據今文作率者史記周本紀作率徐廣曰率卽緩也音刷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列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錡錡卽緩也史記平準書有白選索隱云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尙書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一千饌漢書食貨志作換音同或作率或作選或作饌或作換皆錡之異文音近而假借者也傳云刻其額而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三
湟之曰墨疏引鄭周禮注者秋官司刑職注也

剕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傳曰截鼻曰剕倍百爲二百鍰

案曰傳云截鼻曰剕者秋官司刑鄭注義也又云倍百爲二百者下節之倍馬以爲倍二百爲四百則此節之倍倍百爲二百可知也史記作倍灑徐廣曰一作莛五倍曰莛皆非也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馬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釋文○史記四卷周本紀裴駢集解

傳曰刖足曰

刖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疏曰釋詁云刖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刖絕也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

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截鼻重于黥額相校猶少刖足重于截鼻所校則多不啻倍刖而近于贖宮也

案曰馬云倍差倍二百爲四百鍰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者於倍之外又加太半倍刖重于剕又多故也傳云刖足曰刖但刖字說文卷四下刀部無新附亦無惟卷二下足部云跀跀也从足非聲跀斷足也从足月聲刀部刖字則但云絕也然則刖當作跀則當作跀也伏生書傳作髡則是今文周本紀亦作髡據上文百鍰周本紀從今文作百率則知此亦今文漢刑法志引下文刖罰之屬亦作髡罰之屬說文卷四下骨部云髡髡端也从骨賓聲孫子列傳龐涓召孫臏

肉部無此字當从骨

以法刑斷其兩足太史公自

序亦云孫子臙腳則髡是剔去其髡骨使不能行故云斷其足也公羊襄二十九季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臙爲荆呂刑有荆周改荆爲剕司刑注亦云剕斷足也周改臙作剕彼疏云臙本苗民虐刑咎繇改臙作腓至周改腓作剕書傳云臙者舉本名據此二條

字譌謬皆俗改

呂刑實當作腓而腓既起

皋陶則肉刑虞已有或謂虞象刑犯髡者墨幪髡畫之者非其髡是剔髡骨則腓疑是斬趾而周改腓爲剕則腓剕又有異與說文以剕訓腓不同司刑所說五刑其四皆同呂刑惟剕與腓異則鄭義較說文爲精僞孔以剕爲荆非是但不知二法究何所分別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

傳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疏曰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季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囚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世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于宮也

案曰傳云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者秋官司刑鄭注義也疏云漢除囚刑宮刑猶在隋始除者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季除囚刑彼疏亦云所赦者唯赦墨劓與剕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囚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攷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

孔之說蓋本崔浩張斐也此與舜典鞭作官刑及武成罔有敵于我師疏皆稱大隋乃隋儒語也此經疏名雖繫孔穎達其實皆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經刪淨處元文猶有存者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傳曰次刑也

案曰鄭云千鍰四百十六斤十兩太半兩說已詳上文大傳一鍰六兩鄭注云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余此鄭從今文家說因注傳姑就之注經必不用宋人無知路史後紀注十二卷牽作呂刑注近日有一人撰唐以前經解遂承其誤真道聽塗說也金鐵卽是銅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故云然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傳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疏

曰歷言刑條每千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

案曰司刑五刑凡二千五百而此改從夏爲三千孝經五刑章第十一云五刑之屬三千是夫子言刑以夏爲正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釋文曰僭子念反

傳曰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疏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茲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

案曰比罪傳云比方其罪則比如字讀王制凡聽五刑必察

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釋文比必利反疏云比例也大司寇凡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云邦成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士師職注亦言決事比愚謂王制注謂小大卽輕重而此經下文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則此經上下之比卽彼小大輕重之比亦卽漢決事比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案曰後漢劉般傳于愷引作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未詳

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

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爲一劉君以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爲輕并數也知不然者經旣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爲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卽是下可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

案曰疏劉君不知是焯是炫劉愷傳李賢注與劉同馬鄭注

已亡姑從傳可也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匪齊有倫有要

傳曰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疏曰刑新國用輕典云云周禮大司寇文鄭元云新國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于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案曰傳云刑新國用輕典云云疏引大司寇注云云者秋官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鄭

注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臠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剕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臠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意以周公制禮時殷頑甫靖變夏刑之輕而爲重正大司寇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且引刑罰世輕世重爲證則鄭注此經世輕世重亦必以穆王改周禮之重刑而就夏刑爲說也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季不用穆王是康王適孫本紀雖云是時王道衰微要是平國宜用中典呂刑序傳云呂侯訓夏

禹刑法更從輕疏云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夏法廢久今復訓夏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也司刑五刑惟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數多于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五百輕刑少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傳疏雖則云然其實重者改輕少者加多正所謂中典不輕不重者故此言刑罰世輕世重也荀子卷十二正論篇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倞注云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于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甫刑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此

說與傳正相反非也傳雖魏晉人僞撰大略亦本漢經師古訓非盡臆造予雖惡其蠹鄭學惡而知其美若荀卿非尙書儒所引或斷章取義不必概從也其卷五王制篇又引維齊非齊而說之云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臨是養天下之本也楊倞注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喻有差等然後可爲治此義與呂刑本旨全不切合觀此益知荀子不盡可從世輕世重宜從傳義也云有倫有要者大傳說呂刑云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故法難也是刑貴有倫也

罰懲非其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傳曰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痛苦莫敢犯者非口才可斷獄惟平良可斷獄無不在中正

案曰經惟云罰傳兼刑罰者說文卷五下井部云刑罰罪也是對文刑罰異散文罰亦該刑也又以佞爲口才者論語雍也篇孔安國注文也云罔非在中者秋官鄉士云士師受中鄭既解受中爲受獄訟之成又引先鄭云中者刑罰之中也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小司寇亦言斷庶民獄訟之中司刺言求民情斷民中徐榘中論卷下賞罰篇引此經說之云賞罰不可疎亦不可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重亦不可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微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中以平之而不失其

節是也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傳曰察囚辭其難在于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

案曰傳云云者辭多差錯而情惟一實大傳云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是從有從辭從情二義此文又見孔叢子以爲孔子說此經之言而其下又多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句是也尉繚子將理篇第九云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答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是亦言察辭不如察情之義也哀敬折獄明啟刑書晉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傳曰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

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疏曰明開刑書相與占之者人之所犯不
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故稱
占也此言明啟刑書而左傳云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
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
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其輕重乃于刑書比附罪故彼此各據
一義不相違也

案曰大傳引此經作哀矜哲獄且引孔子說此經之義云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或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續也此承上非從其辭惟從其情而言正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者敬當作矜哲是折之假借字然亦當以彼爲正也

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井兩刑

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于王謂上其鞫劾文辭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井兩刑亦具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傳曰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我敬于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疏曰襄十二季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于外同族于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釋文曰相如字馬息亮反

馬曰相助也釋文曰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

案曰馬云相助也者毛詩清廟及雍傳文釋詁相助同訓勵

是得轉相訓也襄十四年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天之愛民甚矣是天助民作之君以配天之義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傳曰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疏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直已曲彼構辭誣人特難聽也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天下得單辭即可斷獄凡人少能然也

案曰傳以亂爲治釋詁文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傳曰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于獄之兩辭受獄貨非

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眾人見罪

案曰大傳云獄貨非可寶也寶之者不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是說此經獄貨非寶之義也傳以府爲聚者昭十二季傳吾不爲怨府杜預注云怨禍之聚是也辜罪釋詁文功爲事者周禮內宰稽其功事又施其功事遂大夫以稽功事功事連言功亦事也庶衆釋詁文尤爲罪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作訖注云罪也久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訖羽求切字當从說文作訖也貪貨枉獄天報以衆罪經意甚明傳乃以庶爲眾人謂天報聽獄不中者使眾人見罪則是民既受上之虐又代上受報其義非也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傳曰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于天下案曰傳以極爲中者小雅楚茨鄭箋周頌思文毛傳商頌殷武鄭箋周禮天官敘官鄭注義也令善釋詁文

王曰嗚呼嗣孫今在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釋文曰屬

音燭

傳曰嗣孫諸侯嗣世子孫自今以往當何監視非常立德于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智人惟用刑乃有

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于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疏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案曰傳以五極爲五常之中正疏云仁義禮智信者論語殷因于夏禮馬注云所因謂三綱五常白虎通卷下情性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于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也是也慶善見上嘉善師衆於釋詁文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一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著

周書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

釋文曰義本作誼○案曰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彼上古本經文義作誼惟注同今本

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

尚書疏

馬曰王順

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四十卷○史記三十九卷晉世家裴駢集解

傳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

別之疏曰觀禮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伯舅同

姓小國曰叔父異姓叔舅曲禮天子謂二伯伯父伯舅此直

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義和知是字也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一

王光祿尚書後案

庚申補刊

案曰鄭云義讀爲儀者古音義魚賀反儀魚何反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隸釋載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惻惻惟蓼儀以愴愴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竝以儀爲義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竝以義爲義說文卷十二下我部云義已之威儀也是義與儀通也鄭又云儀仇皆訓匹故名仇字儀者釋詁仇儀同訓匹詩柏舟實維我儀毛傳亦云儀匹也國語丹朱馮身儀之注云言馮依其身而匹偶之關雎詩云君子好逑傳云逑匹也釋文述本亦作仇是儀仇皆訓匹也史記晉世家云穆侯太子

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桓二年左傳文侯之父穆侯生太子名曰仇生少子名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此後人見成師之子孫以曲沃代晉故造此說其實仇亦美名故有美字古人名字往往相配如說文舛部云舛旌旗之游舛蹇之貌古人名舛字子游又云施旗兒齊樂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又石部云碣厲看也鄭公孫碣字子石又黑部云黷雖皙而黑也古人名黷字子皙是名字恆相配故名仇字儀也傳說與鄭同疏言天子稱同姓諸侯伯父叔父尠稱某者若稱某則呼名左傳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今予命女環是也今

稱字者尊之也古人字皆一字此云義和鄭解義不解和蓋和是聲之助也馬以義和爲以義和諸侯攷此篇呼父義和者三信如馬解則何用屢言之馬注非也

又案曰序云平王錫晉文侯命王孔皆謂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定王室故王命之而史記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于王王命晉侯爲伯載此篇文索隱云尙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代數懸隔學者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爲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考今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無平字于父義和解爲能以義和諸侯而不以爲文侯仇字則馬融解此篇亦當同史記說劉向新序卷九善謀篇亦云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

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季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是漢人相傳有此異說據鄭以義和爲文侯仇字則史記新序誤也呂氏春秋卷二十二疑似論云平王東徙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誘曰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東徙洛邑今河南縣也晉文仇穆侯之子後漢書卷三十七丁鴻傳云永平十季召見說文侯之命篇李賢曰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然則文侯的係名仇何得以爲重耳又考僖二十八季左傳敘述晉文公重耳城濮之捷獻俘于周襄王王錫命之之事而曰用平禮也

杜預云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則文侯之命命仇非命重耳固有確據鄭說不可易也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傳曰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釋文曰聞音問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史記三十九卷晉本紀裴駙集解傳曰更述文

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

案曰馬云昭明也者說文日部云昭日明也是也上文丕顯與丕顯哉文王謨義同謂大明之文武也傳謬謂文侯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而克慎明德若亦謂指文侯則僞孔亦知

其不可解為能詳慎顯用有德謬甚矣至昭升于上云云則斷不能以為說文侯乃始云更述文王所以王夫丕顯云云若使果稱文侯非謂文武則昭升之上當別以文王起文豈平王豫知後世有為我言作傳者必將表明吾意而姑省之乎且昭升于上敷聞在下者即此明德也既解明德為文侯顯用有德則此昭升敷聞者謂何皆非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

在位釋文曰辟必亦反

鄭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三國魏志一卷魏武帝紀裴松之注文選三十五卷潘

元茂冊魏公九傳曰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

明事其君子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

先祖歸在王位

案曰鄭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者緇衣昔吾有先正彼注先正先君長也正長釋詁文公卿大夫亦是君長也傳云正官者康誥正人傳云王官之人是也左右者泰象傳以左右民鄭彼注云左右助也商頌長發實左右商王毛傳同是也傳以先祖爲後世先祖後世二字妄增殊不詞又訓懷爲歸謂歸在王位平王先世穆王周行天下終沒祇宮可言歸昭王南征厲王流彘皆不得歸其餘諸王並未蒙塵何以云歸皆非也揚之水詩懷哉懷哉箋云懷安此懷亦安意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釋文曰予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殄大見反

王曰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于

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尙書疏傳曰我小子

遭天大罪過父歿國敗祖業隕隕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于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

案曰王及傳皆以造爲遭者大誥弗造哲王莽作誥擬之云予未遭其明哲呂刑兩造具備史記周本紀徐廣音云造一作遭是造遭通也王又云幽王爲犬戎所殺云云者事載周本紀及竹書紀年也又以純爲大者釋詁文

既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傳曰所以遇禍卽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案曰漢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
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詞也據彼以旣爲
卽傳及疏亦皆言卽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彼土古本亦
爲卽因隸書旣字偏傍與卽相似故誤以卽爲旣亦猶顧命
茲旣受命還蔡邕石經誤以旣爲卽也彼文穎注又云我周
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危亾罪咎在其用事耆與
傳意亦同也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續予一人永綏在位

傳曰曰同姓諸侯在我祖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
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

人釋文曰辟
扶亦反

傳曰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
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
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

案曰傳云肇始刑法釋詁文又以文人爲文德之人者江漢
詩毛傳義毛鄭皆謂是召虎之先祖此經文人亦謂文侯之
顯祖唐叔也僖二十八季傳唐叔武之穆也是武王子成王
弟也

汝多修杆我于艱釋文曰杆
下旦反

傳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杆我于艱難謂救周
誅犬戎疏曰戰功曰多周禮司勳文

案曰傳以扞為救者祭法能捍大患有救義但說文卷十二上手部無捍字扞字注云攸也則非救卷三下支部云攷止也从攴旱聲周書曰攷我于艱侯盱切據此字當作攷訓止者救之則止義似通也僖二十八季傳云誰扞牧圉是假借字也

若汝子嘉

王曰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尙書疏○山井鼎七經考文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傳曰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

案曰歸視爾師寧爾邦者觀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是也

用資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釋文曰資

力代反卣音酉又音由彤徒冬反○案曰說文六下貝部引周書資尔秬鬯尔古爾字

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艸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卣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俱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疏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鬯人掌和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鬯鬯金香艸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眾云鬯為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元云鬯釀秬為酒芬香調暢于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為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總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

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卣中尊釋器文孫炎曰尊彝爲上鬯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鬯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禴用斚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卣者未祭盛于卣祭則實于彝也詩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鄭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然則秬鬯當遍告宗廟此惟言始祖舉尊者言之耳彤從丹旅從元故彤赤旅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元云六者弓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

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鄭元以此彤弓旅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旅于弓赤黑之色也六畜特以馬賜供武用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以功大小爲度

案曰秬鬯者秬是黑黍以爲酒芬香調鬯故名秬鬯若築鬱金艸煮和之則名鬱鬯鬯非艸名此鄭毛詩箋周禮注義也洛誥秬鬯傳但云黑黍酒似與鄭合此傳乃云釀以鬯艸則

非是疏附會之皆非也傳云彤赤盧黑者僖二十八年傳王
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杜預注云彤赤弓旅黑
弓彼疏云彤赤旅黑舊說皆然說文彤從丹旅從元是赤黑
別也文四季傳甯俞言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賜之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詩小雅彤弓序天子錫
有功諸侯也此經及僖二十八年所賜與甯俞所言及詩序
合也盧卽旅禹貢謂之壚又作黚楊子法言卷六五百篇云
彤弓黚矢司馬光曰黚落胡切與旅同皆謂黑色也定四季
公羊傳何休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釋
文云出司馬法荀卿子大略篇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
黑弓禮也與何休合然則賜用彤弓以此弓正是侯制兼以

士大夫之盧弓者以備用也每弓一則矢百者彼僖二十八
年杜注又云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小雅彤弓疏引服虔
左傳注與杜同秋官大司寇束矢鄭注云古者一弓百矢束
矢其百个與魯頌束矢其搜毛傳五十矢爲束彼疏謂毛從
其師荀卿之言以五十矢爲束尙書左傳皆云一弓百矢或
軍禮重弓以備折壞亦分百矢爲兩束故鄭不易傳也傳又
云彤弓以講德習射是小雅彤弓毛傳文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傳曰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
然後國安安小民之道必以順無荒廢民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皇清經解
鄭曰都國都也

尚書疏

傳曰當簡核憂治汝都鄙之民民和政

治則顯用有德之功成不言鄙由近以及遠疏曰鄙邊邑也

案曰鄭以都爲國都者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

詩彼都人士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僖十三季秦輸粟于晉自

雍及絳裴駢引賈逵注云雍秦國都絳晉國都是也用成爾

顯德期文侯能成是德也傳前旣謬解明德爲顯用有德于

此終怙其非必以成爾顯德爲顯用有德之功成皆非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一終

馬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高學耀新校

治明聖廟有德之天下
榮曰聖廟有德之天下
詩彼都人士雲云
上以經義訓引書經云
聖德昭文於世成是德世傳而既
此終結其非必以成訓聖德為訓用有德之功成言之也

自經聖廟有德之天下終

自經聖廟有德之天下終

